



人生漫遊處
童心

廣告人生

好多年前，爾冬陞和鄭裕玲合拍電影中有一個橋段：作為廣告公司的項目負責人，鄭裕玲飾演的「女主角」接了為某品牌「衛生巾」做廣告片的任務，脚本通過，但找了多個男演員甲方都不滿意。絕望之時，甲方老闆看到了女主角與老公的幸福合影，當場決定請爾冬陞飾演的「老公」來拍這條廣告片。女主角知道身為中學教師的老公定然不肯，便哄騙他拍的是方便麵廣告，後期剪輯時再將方便麵換成衛生巾。老公知道被愚弄，心中惱怒萬分，但面對朋友們揶揄卻是字字鏗鏘：「呢條片3分鐘，幾萬蚊！管它什麼姨媽巾姑姐巾，攞錢最緊要！」

請名人做廣告、促銷量，這是廣告業發展到某個階段的必然，也是電視作為主要傳媒的產物。時代在發展，名人的廣告效應固然還在，傳播形式卻愈發多元：網絡的無孔不入，電子海報的實時互動，各種藝術欣賞時的見縫插針，留給深度思考產品本身優劣的時間愈來愈少，幾乎為零。若干年前，還經常看到有明星為了某個代言產品的劣質而公開道歉，現如今，已然鮮見了。

愈來愈多的人想當網紅、搞直播、帶流量，不論老嫩，都在賣力地帶貨賺錢。只要能吸晴吸金，「管它什麼姨媽姑姐」！一日，我在課堂上講打算在Ig上開個文學趣談系列講座，學生們的第一反應竟然是：「老師，若我幫你帶1,000個人進直播間，會有多少提成？」我說免費講座，自然一分提成也沒有。學生們笑我老土，直言很多人從小就開始拍各種小視頻帶流量接廣告，誰還傻傻地義務勞動？

廣告亦人生，人生亦廣告。看來，我與時代已經漸漸脫節，得補上廣告經濟學這門課才好。畢竟，還有那麼多年要活下去，不求大富大貴，才家千萬，但得想想如何能有溫度的廣告人生，才不白白浪費了讀過的詩書才好。



心窗常開
潘英

家國江湖 茶話金庸

出門遇風雨，趕赴屯門珠海學院舉辦的茶文化沙龍。茶話會文化沙龍雅集，由珠海學院文學院馮錦榮院長主持，既有楊孫西博士講金庸與茶文化，兼談茶史茶道、採茶製茶及品茶；然後陳萬雄博士論述武俠小說，家國江湖，講「我所理解的金庸和查良鏞先生」豐富精彩！香港文學館潘耀明館長講「歷久常新的金庸話題」，都會大學梁慕靈副教授講「論香港與金庸小說研究的發展」，皆精要而舉足輕重。香港大學賴慶芳「論金庸筆下的美人」也吸引，其他來自廣東、香港、澳門及台灣的學者、作家，各有見地，演說皆精簡，令人獲益良多。其中女詩人何佳霖，講《金庸筆下的女子個性與其命運走向》，我聆聽她大談金庸作品中李莫愁及其他，深入淺出細講性格如何影響命運；她說到《神鵰俠侶》中典型悲劇人物李莫愁，她是小龍女的師姐，年輕時本性善良，傾心陸展元，因留戀塵世不聽師傅的話，立誓不離開古墓，結果被逐出師門。她本想與陸展元共浴愛河，卻天未見憐，男女異心，枉莫愁癡心一片換得薄情展元狠心拋棄，令她身心受創性情大變，因愛成恨；她手執冰魄銀針，五毒神掌殺人無數，江湖中人無不開風喪膽。

近有愁母擁子跳樓，巴士站狂人

揮利刀，美國少年槍進校園槍殺同學等駭人新聞，皆可反映某些偏激行為的背後，相信亦如李莫愁的怨恨，另有難以承受的不幸背景吧？人如不汲取教訓鑽牛角尖，必難以容納他人的幸福吧！世間眾多漂泊無依，或孤苦自怨的生命，或在夜深更不平靜更想不開；滿月照孤影，上路更艱難，呢喃嚶語變成激烈行動，不信他人心含恨，背負翻雲覆水之力度，聲討人間或會一發不可收拾，就欲帶他人入絕境！所謂發窮惡，發花癲，剛烈性格陷入萬劫不復之境中，這是何等悲劇！

人執意於死纏爛打或踐踏人世間，徒添鬧劇，緣因心中未放下未能平心靜氣，只有亂舞狂歌，在一派紅塵中無法自拔了。

文學確是人生的救贖，可慰藉人心，療癒傷口，看金庸14部佳作，有說不完的話題，可反映人間色相、生活，胸中家國江湖，明月照丹心，我們活得更意思理！



◆茶話會現場的馮錦榮院長(左)和陳萬雄博士(中)。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老豆、老頭、老寶

研究個別「方言詞本字」，經常是漢語方言學入面不容易攻克的課題。中國要到了解放之後才陸續在大範圍推行普及教育，到了今天除了高齡長者之外，完全沒有受過基礎教育而一字不識的中國人算是比較罕見。中國幅員廣闊，方言眾多，同一種物事在不同的方言區可以有差距很大的叫法。近日見到網上又有談論我們廣府稱呼父親為「老豆」當中的「豆」應該怎樣寫才對。當然，父親、老爸、阿爹……等等叫法都不可能與能吃的「豆子」扯上任何關係。舊社會不識字的人，讀過書的少，不識字的人亦要跟讀書人說話，人家怎樣唸，自己跟着發音便是。若未識「方言詞本字」而又非要書寫不可，「同音假借」是唯一辦法。

香港文化界前輩容若老師生前曾有言「老豆」當為「老頭」的一音之轉，他老人家曾經隨口杜撰說「老豆」出自家學經典《三字經》中那個：「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便深悔誤導了讀者而要公開澄清。看來容若老師這是過慮了！

歐懷琳詩人是金庸學研究中「金庸

商管學」的奠基人，他的作品解決了歷來武俠小說迷的一大疑問，就是大俠以什麼辦法為生。歐詩人拈出1933年出版余霖謀、張啟煌等修的《開平縣志》，當中就有「老頭」、「老寶」兩說並行的記載。這書出版的一年，剛好是容若老師的生年。故此縱有人杜撰「老豆」實為五代時「老寶」竇燕山，也輪不到容若老師了。筆者懷疑容若老師曾經聽人說過，或在書上看過，才有忽然衝口而以為是自己杜撰。

頭(tau4; 陽平聲)、豆(dau6, 陽去聲)的一音之轉尚稱合理。兩字疊韻，按粵曲韻同屬「優悠韻」；聲母方面，頭是送氣的[tʰ]，豆是不送氣的[d]，都有音轉的可能。

但是字義方面說「脰」與「頭」之間的轉化就有點牽強了。現代漢語多用雙字詞；古代漢語多用單字詞，廣府話在這方面繼承古義較多。脰豆兩字同音，同音假借確是有可能。但脰肯定是冷僻字，筆者活大半輩子都沒有遇到過。前代廣府人為什麼要由頭轉脰，或以脰表頭呢？《說文解字》釋「脰」為「項」，即是「頸項」，人體這個部位連接頭顱和軀幹，內裏是七節頸椎。廣府人不說「項」，更不可能說「脰」。頸項的前部稱「喉」，後部稱「頸」。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老豆」本字之一）

◆1933年《開平縣志》論「老豆」。作者供圖



百家廊
易玲

生命裏的那些樹

年歲漸長，對自然世界漸漸多情起來，一花一草木逐漸變成我的朋友，一歲一枯榮都讓我留心。那些與我的生命或多或少發生過交集的樹，此刻一棵棵站出來，組成我記憶的小森林。

其實生命裏的這些樹，有的只是從我眼前一次次一晃而過，但從此形成一幅畫面，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有的曾陪伴着我成長，樹下寄存着我過去的時光，後來我雖告別了它卻又時常想起它；有的雖始終在我身邊，但從前我一直忽略它，突然某一天，沒來由的我開始在記憶裏頻頻回望它。

外婆村口有一棵大板栗樹，不知已經什麼年歲了，它孤獨地長在一個山坡上，像一位佇立着迎接歸人、目送離人的老者。往往是這樣，圍繞一棵大樹會慢慢長出一個村莊，大樹守着村莊，村莊依着大樹。看到這棵樹，我就知道要到外婆的村莊了。外婆家門口有一棵瘦桑樹，夏日午間整個村子都在沉睡的時候，我們一群小孩子拿着長竹竿在樹下打棗，棗子落在樹下泥地上，撿起來用衣襟兜着，隨意擦一擦，就坐在有穿堂風的陰涼小巷裏啃吃。外婆家門口還有幾棵橘子樹，每年中秋節母親帶着我去看外婆的時候，綠中泛黃的橘子任人隨吃隨摘，酸中帶甜的味道至今也忘不了。

我家門前有一排胡柚樹，在它們還

是小苗的時候，在我們姐弟3個也還是「小苗」的時候，是我們笨拙地親手栽種的。等它長大結果，我已經在外地求學，每年臘月底回家，母親會從床下拖出一大箱橙黃的胡柚，那是她一個個挑出最好的果子，特意留給我吃的。我家屋側菜園裏有一圈桃樹，記得當年父親挖坑種樹時，淺藍色襯衫映襯着身後的碧藍色天空，讓他看上去還那麼年輕，如今父親已年過花甲，初現老態。桃樹每年按時返青，幾年後開花結果，果子和樹身上長出的琥珀色桃膠，讓我在零食和玩具匱乏的童年，多了許多期待。

小學校園圍牆邊有一棵桑葚樹，放學後，我和幾個住學校附近的同學爬樹，坐在樹杈上邊摘桑葚邊吃，吃飽了肚子吃烏了嘴巴，再順勢從樹枝攀上圍牆，坐成一排晃着腿欣賞牆外的夕陽。夕陽下有許多我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草木，鍍滿金輝，在風中搖擺。真是無憂無慮的童年啊。

初中校園宿舍樓前兩棵合歡樹，它們如夢似幻粉絨絨般的花朵，讓我頭一次想到「驚濤」這個詞。我撿拾過它們的落花，和我青澀的心事一起夾在日記本裏。教學樓後則有兩棵桂花樹，秋天的晨霧中它們甜香馥郁，朦朧隱約中更添引人靠近的魔力。樹下落了密密一層金色的細蕊，小心地捧起來，帶回家釀桂花蜜

或做桂花糕，分外香甜。

高中校園裏教學樓下有3棵雪松，長得很高大，從4樓教室外的走廊上往外看，正好看到其闊大的傘狀腰身。它們青翠的枝葉上像披拂着一層薄薄的白雪，彷彿在鼓勵我們要像負雪的青松一樣，頑強地挺過最艱苦的3年學習時光。

大學校園裏靜湖邊有一棵大柳樹，蒼老粗壯的主幹已死，腹中裂開一個大洞，洞中有燒焦的痕跡。但它的一根側枝橫依水上，依然繁茂，年年柔枝拂水。掩映在柳枝後邊的，是湖心島和六角亭，典型的江南園林景致。每年畢業季都有不少學生來此留影，這棵柳樹見證了這座校園的滄桑歷史和蓬勃當下。

這些樹木，關乎我的成長，關乎我的聚散，關乎我的悲喜，關乎我的思念。這些樹木，有些依然站立生長，枝繁葉茂；有些已經不在了，消失在歲月的長河裏。對我來說，這些樹木雖然不會說話，但它們是朋友，是親人，是夥伴；也是地標，是物候，是錨點；還是參照物，是守護者，是秘密基地。有了這一棵棵樹，我才知道人生的節點該如何劃分，才知道朝哪裏回首，從哪裏向前。

想念在我生命裏打下烙印的那些樹，想念那些年的漫漫時光。你的生命裏，也有這樣一棵樹或一些樹嗎？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客機無線網絡的愛與恨

有一位女強人朋友經常要到外地出差，乘飛機次數頻密，以為她會為此感到疲累，誰知她說：「乘坐飛機在空中的時間是我最享受的，沒有無線網絡不用接電話、回覆公事電郵及訊息等，我可以輕鬆地休息，看看書和電影、聽聽音樂。」

最近她和丈夫到外地旅遊，還為她可以享受飛行的「安逸」而高興，誰知她竟說：「唉，為何如此命苦，累透！」問原委，原來回程時公司突然發生事故，而所乘客機又有無線網絡，她全程在高空和公司聯絡、回覆電郵和訊息、處理危機……下機時人已累倒了！

網絡隨身，公事便難以離身！但網絡這東西，有需要而沒有，有時又令人魂飛魄散。

我最近因事要到多倫多十天，離港前要完成的工作十分多，忙得天昏地暗。抱着電腦和行李箱匆匆往機場，一心只記掛還有多少工作需要旅途中完成。幸好我乘搭的班機提供

有無線網絡服務，價錢也不貴，於是我便高高興興地在35,000呎高空上連結不同的內聯網，獲得所需材料，順利地完成我的圖文演示教案。對於我，這無線網絡是得力助手。

現在很多大航空公司都在機上提供無線網絡漫遊互聯服務，讓乘客在高空上也能與世界時刻保持聯繫。當然各航空公司的收費和形式都不同，有些是在新型機款為所有客艙提供免費無線網絡；有收費的如有1小時9.95美元（折合約78港元）；6小時或以上：12.95美元（101港元）；6小時以下是19.95美元（156港元）。有些以容量計算，如30MB：4.95美元；100MB：14.95美元；300MB：29.95美元等等，不同航空公司都有不同差異。

不過，機上網絡也受環境影響，如航機正飛越北極區（例如部分北美航線）；連接的衛星之間正進行「波束切換」；天氣情況差；飛機未達至連接空域的最低高度，接收時就不順暢。

科技已令世界拉近距離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脆皮青年的朋克養生

2017年，黑豹樂隊鼓手趙明義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端着保溫杯走向一名「謝頂」中年攝影師的畫面成為了永恒，不僅引發了一代人「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的唏噓，更創造了一個紅到現在的全新詞彙——「朋克養生」。

經過7年演繹，「朋克養生」在今天最主流的解釋簡單粗暴又清晰明瞭：「一邊作死一邊自救。」經典例子包括：「塗最貴的眼霜，熬最深的夜」、「白天喝奶茶，晚上健身房」、「啤酒泡枸杞，可樂浸黨參，炸雞配燻鴨」、「大姨媽來了，所以只吃紅棗味雪糕」、「通宵修仙，但要開護眼模式」……總歸都是一邊醉生夢死，一邊貪生怕死。在別的流行語頂多能紅7年的時代，「朋克養生」卻一紅紅了7年還未見頹勢，當年的段子，早已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切實地說，是當代「脆皮青年」剛需的生活方式。

「脆皮青年」和「朋克養生」算得上一對好CP。脆皮者，顧名思義不大強壯。今年初，中國青年報曾對1,333名青年進行調查，發現高達63%的受訪者自感處於亞健康狀態，其中上班族比例高於在校大學生。很多青年表示：「每天不是這疼就是那疼，打個哈欠脫白了，換件衣服腰閃了……」河南廣播電視台去年曾報道，鄭州一家醫院僅9月份就接診了1,700名18歲至25歲的「脆皮年輕人」，其中大部分人的問題是由作息不規律、飲食不健康、熬夜等原因造成的。

有些中老年人朋友以及輿論這時候說了，那還不趕緊去睡覺，早睡早起，吃得清淡，再跳跳廣場舞，啥事沒有了。確實實實義義老一輩的精神狀態已是Next Level，但「朋克養生」之所以能連年火爆，不正是因為愈發嚴重的內卷和焦慮讓孩子們一天比一天睡不好麼？不正是因為打拚中的種種不容易真的要靠醉生夢死來給個小小的排解麼？脆皮脆的只是肉體麼？真正無力的是那顆心呀。

知道自己亞健康，也知道自己很難睡，但又想盡量活好，剩下的就只有「朋克養生」了。後浪研究所2022年發布的一份「年輕人恐病報告」顯示，高達90.5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身體不健康，其中49.8%的年輕人會購買枸杞、紅棗等養生食品，還有43.05%的年輕人會選擇直接購買保健品。甚至，年輕人的「朋克養生」已經催生出一條萬億賽道，來自《2017-2022中國健康養生行業市場發展現狀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的數據，當前中國健康養生市場規模已經超過萬億元，城市常住居民每人每年的養生花費已超過千元，其中18-35歲的年輕人群佔比高達83.7%。

在社交媒體上搜索「朋克養生」或「脆皮青年」，會看到各種各樣的段子，年輕人一邊自嘲一邊分享自己的經歷，又搞笑又傷感又帶着青春的單純，當真「朋克」極了。有媒體因此熱烈鼓掌，說他們「豁達」。但他們可以豁達，社會卻沒有止步於豁達的權利。



信而有征
劉征

一汪池水

這陣子有一件很小卻治癒的事。有一個下午，我和女兒去隔壁小區的露天泳池游泳。正走在途中，天就零星地開始下雨。我這才想起來，前些天氣象台預警過颱風，說這次又是紅色警報，得持續好幾天。實際上，自從預警之後，這雨就真的稀稀拉拉下了很久。我們去的那天下午算是第一場雨。路面有些地方很快就濕了，有些地方還有半圓形的、乾乾的斑駁，剛好上面有樹，雨絲打不下來。

或許是被孩子的擔心感染到了，這一路上我也泛泛地咕咕來：泳池該不會關門吧。雖然已經下雨了，可天氣還很熱，總不至於為這點小雨就不營業了吧。況且，游泳本來就在水裏，下着雨豈不是更好。我想起先前一次去金華的溫泉，所有的湯池都在露天，外面涼涼的，進到水中反倒有種異樣的反差感。現在也一樣，水被曬了一天，很熱，正好天上垂下涼涼的雨滴，這豈不更妙了。更何況這還是一個黃昏，四周黑黢黢的，公寓慢慢點起許多燈，此處正升騰起一種既居家又清澈的感覺。

我一邊擔心着，一邊就到了泳池。果然已經沒人了。左手邊的管理處正在召集教練兼安全员報告一天的業績，右手邊的泳池卻有些孤孤單單。有那麼一剎那，我就怔住了。站在泳池的入口，手裏牽着小小的女兒，兩個人都呆呆地看着泳池，誰也沒有說話。就好像剛才一路上的祈禱到了此刻還在延續，眼前的現實卻生生地證明了願望不可達成，於是整個人都有些不甘心的無力感。瞬間轉頭往回走是不可能的，儘管剛剛在路上已經預感到這雨也許真的會奏效，可到了當下，還是不大願意離開，那一汪清水就在眼前，多看幾眼也好啊！

這一切想法都是一下湧上心頭的，很淡。遺憾也好，不甘心也好，混合着出於慣性向前的力量和無力轉頭的慾望，兩者較量拉扯着，微沉沉不可感知，只有夜色和池水的涼氣感受得到。

我甚至似乎可以從 myself 身升騰出去，站在泳池的正對面，正好看着這邊站着的兩個人。一大一小，成了兩個黑影。他們手牽着手，都很安靜地看着池水，似乎有些入定。就連小女孩兒，也散發出她這個年

齡本來不應該有的寧靜。

很多治癒系的電影拍過類似的鏡頭，把一個寧靜不變的自然和一個看起來寧靜的、卻有故事的人放在同樣一個鏡頭，這個人看似平靜，可實際內心隱約有複雜的情緒，微微的波瀾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就那樣站在那裏，融入漸漸暗下來的世界。他手裏牽着的這個小女孩，穿着一身淡藍色的連體泳衣，小小一個，增加了一種柔弱感。好像人在這時和自然達成了某種協議，成了自然的一分子。

終於，這樣過了好一會兒，一位皮膚曬得黝黑、很有肌肉的安全員走過來了，他很惋惜地解釋說，下雨了，還是請回吧。我甚至覺得他也感受到了一種寧靜氛圍，所以只是輕聲且很富於歉意地說出這些話。而且我篤信，這種對於寧靜的嚮往是人都潛在的一種慾望。只是到了特殊的時候，比如這時候，或者窗外樹木在夏季的風中輕微搖擺，綠綠的樹梢卻有些打焉，就在類似的場景當中，我們就心甘情願地讓自己放鬆下來，或者甚至是不由自主地就被吸引住了，這種狀態本身就是沒有壓力的。